

禅宗思想渊源

吴言生 著



中華書局



禅学三书

禅宗思想渊源

吴言生 著

中华书局

责任编辑: 胡友鸣

袁 靖

封面设计: 王铭基

版式设计: 王 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禅宗思想渊源 / 吴言生著. -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6

ISBN 7-101-02949-3

I. 禅… II. 吴… III. 禅宗 - 研究 IV. 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3908 号

书 名	禅宗思想渊源
著 者	吴言生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)
印 刷	北京中华印刷厂
版 次	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375 字数 305 千
印 数	1-3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7-101-02949-3/B.322
定 价	23.00

序 言

方 立 天

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派。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。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，彻见心性的本源。禅宗是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，在思想史、文化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，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、人生追求、直觉观照、审美情趣、超越精神，凸现着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，从而保持了它对禅宗爱好者的持久魅力。

禅宗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以其特殊的内涵与神韵，历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。这种研究，正日益呈现出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。

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，禅宗研究以文献学、历史学的方法为主。20 世纪 30 年代，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，历史学理论与传统的文献考据结合，使禅宗研究出现了新气象。如胡适即是以文献学的、历史学的视角研究禅宗，他的《楞伽宗考》、《荷泽大师神会传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，自成一家之说，具有开创意义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禅宗研究的方向。1949 年以后，人们常用哲学的方法论述禅宗历史、思想，侧重于揭示禅宗的思想价值。进入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以来，禅宗研究领域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景象，有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撰写出一大批研究成果。

其一，采取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进行研究。这类研究热心于讨论禅宗与文化的关系，作品有葛兆光《禅宗与中国文化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顾伟康《禅宗：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》（知识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陈兵《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等。

其二，采取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。如郭朋《坛经校释》（中华书局，1983年），杨曾文校写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杨曾文编校《神会和尚禅话录》（中华书局，1996年），周绍良《敦煌写本坛经原本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李申、方广铝《敦煌坛经合校简注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）等。

其三，采取思想史方法进行研究。这方面的成果如洪修平《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潘桂明《中国禅宗思想历程》（今日中国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杜继文、魏道儒《中国禅宗通史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葛兆光《中国禅思想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麻天祥《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》（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吴立民、徐荪铭主编《禅宗宗派源流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杨曾文《唐五代禅宗史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9年）等。

其四，采取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。这在对禅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上表现得相当突出，涌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，如陈允吉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赖永海《佛道诗禅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周裕锴《中国禅宗与诗歌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孙昌武《禅思与诗情》（中华书局，1997年），季羨林《禅和文化与文学》（商务印书

馆国际有限公司，1998年）等。

通观这些著作，成果相当喜人。但我们为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时，也发现在禅宗研究中，还留下了一些未曾涉足或涉足较浅的领域，等待着致力于禅宗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调适视角、填补空白。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，为禅宗研究百花园增添了春色。

吴言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，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攻读文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读书期间，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志趣和知识积累，决定将禅诗作为研究方向。经由勤奋刻苦的写作，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《禅诗研究》。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对禅宗思想渊源、哲学象征、诗歌境界等作专门的研究。2000年6月，言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——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，从事佛学、诗学的研究工作。进站后，他对《禅诗研究》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增补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禅学三书，这就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《禅宗思想渊源》、《禅宗哲学象征》、《禅宗诗歌境界》。

禅宗诗歌有数万首之多，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存。现有的禅诗研究，主要集中在对文人创作的有禅意的诗歌，或是禅宗与诗歌的关系方面，而对禅宗诗歌本身则较少涉及。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，在禅诗研究上有所突破，他以禅宗诗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，采取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思路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，从而弥补了较少从禅宗思想渊源上研究禅诗、较少从禅宗哲学象征角度研究禅诗、较少从禅宗诗歌本身研究禅诗的不足。

《禅宗诗歌境界》所探讨的禅宗诗歌，是指广义的禅宗诗歌，包括禅僧上堂说法时大量运用的偈语。与纯文学性的诗歌

不同，禅宗诗歌的着眼点不在于文字的华美、技巧的娴熟，而在其内蕴的丰厚，因此作者的着眼点也放在这里。作者指出，禅宗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，彻见心性的本源，也就是说，体会“本来面目”，是禅宗诗歌境界的起点。该书首先探讨了“本来面目”的内涵，并分析了青原惟信禅师“见山三阶段”的禅语所表达的禅宗审美感悟机制，在此基础上对五家七宗禅诗进行了具体分析，对禅宗诗歌审美境界进行了总结。书后所附的《近百年禅诗研究论文要目》，反映了近百年来禅诗研究的轮廓，为有兴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道提供了珍贵的线索。

禅宗哲学是诗化哲学，往往借助诗歌的手法，通过鲜明可感的形象，来表征“不可说”的本心。《禅宗哲学象征》选取公案与颂古的合璧《碧岩录》进行分类研究，分析了大量的禅宗语言，探究公案的意旨，分析颂古的禅悟内涵、运思特点、取象方式、美感质性，阐释公案、颂古等对禅宗哲学的象征。该书从禅宗语言的诗喻性切入，阐释了禅宗哲学喻象的独特意义，为禅宗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。

禅宗哲学象征，表征着禅宗思想。而要全面深入了解禅宗思想，又必须要追溯其渊源。《禅宗思想渊源》具体地论析了佛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。这些经典有《楞伽经》、《起信论》、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涅槃经》等。该书指出，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、揭示本心迷失缘由的唯识思想、以遣除扫荡之不二法门为特色的般若思想、强调事事无碍的华严圆融思想，对禅宗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禅学三书的内容虽各有所重，但却是逻辑地紧密联系着的，因为佛教思想、禅韵、诗情向来就是一而三，三而一的。

《禅宗的思想渊源》对禅宗诗歌予以特别关注，分析了大量的禅宗诗歌，力求说明大乘佛典是怎样经由禅宗的创造性继承，转化为灵动通脱的禅学感悟；《禅宗哲学象征》对受大乘经典影响的象征意象的溯源、对雪窦颂古百则的条分缕析，体现了作者在品评禅韵时，对佛教思想、诗情的充分关注；《禅宗诗歌境界》是建立在对禅宗思想渊源、禅宗哲学象征的理解基础之上的，同样体现着佛教思想、禅韵、诗情圆融一体的特征。三书形成了各自独立，又涵容互摄的阐释系统，体现了作者缜密的思路和严谨的学风。

我以为，禅学三书有以下一些较为显著的特色：

一、理性分析与悟性透入并重，文学与哲学圆融

禅学三书作者在研究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时，采取了“理性”与“悟性”并重的方法，来观照和研究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，较好地适应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。作者主张“以檐前雨滴的檐前雨滴在听檐前雨滴”，而“此时所听到的檐前雨滴声就是自己，会有好像变成雨滴的感觉。不知道自己滴落下来，还是雨水滴落下来”，这种物我一如的直觉体验，来研究禅宗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，作者又强调，必须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，以求得价值的中立与结论的客观。因此，作者在尽量吻合、尊重禅宗话语的前提下，借助于中西方哲学、美学、科学话语来阐释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。如借助庄子的“混沌”、现象学的“本源性状态”作为“本来面目”的参照，借助现代天体物理学、相对论作为禅宗时空圆融境的参照，借助审美距离说作为禅宗现量境的参照，反映了作者思维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。这种理性与悟性并重，既入乎其中，又出乎其外的方法，对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的研究，无疑是比较切合

研究对象的双刃剑。

由于禅学三书“理性”与“悟性”并重，形成了将文学与哲学打通、诗情与禅韵圆融的特色。中国禅宗往往运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其人生感悟、精神境界，因此有人说，透过文学而表达佛法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禅。在文学与艺术的意境中领悟深刻的哲学思想，正是禅宗追求的智慧精髓。作者以较强的哲学领悟力与较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相结合，努力使禅宗研究在文学与哲学之间达到沟通与融合，这是值得称道的方向。

二、重视对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

作者重视对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思路，在禅学三书中有明显的体现。作者重视对禅宗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，分析和解读了大量禅宗诗歌。此外，作者还重视对禅宗思想、禅宗哲学的主要文本的研究。

其一，重视对禅宗思想的主要文本的研究。禅宗对大乘佛教精华广为汲取，于上堂说法、机锋应对之际，时时揭举大乘经典的话头。考察禅僧著述，可以发现，《楞伽师资记》、《坛经》、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、《禅源诸论集都序》、《万善同归集》、《注心赋》等很多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佛教经典。延寿編集《宗镜录》100卷，更是禅宗史上融汇禅教的鸿篇巨制。该书征引了大乘经典120种，“诸祖语录”120种，“贤圣文集”60种，使之相互映衬。要准确地理解禅宗思想，离不开唯识、如来藏、般若和华严诸经典。作者重视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文本，即大乘佛教经典文本，以及它在禅宗语境中的运用，从而有助于理清禅宗思想渊源问题。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道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，该书则以翔实的资料，揭示了禅宗思想

受大乘佛教经典影响的事实。这对繁荣禅宗的全面研究，促进学术争鸣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其二，重视对禅宗哲学象征的主要文本的研究。禅宗哲学，以解构为主，用的是“减法”，通过对思维定势的消解，对情尘意垢的遣除，以彻见真如本心。然而，当作者“漫步禅林，透越银山铁壁般的公案，欣赏新奇瑰美的意象，涵咏睿智灵动的禅诗，却惊奇地发现，构成禅宗哲学内涵的公案、颂古、意象，在电光石火中闪烁着理性深沉，在睿智险峭中流宕着通脱圆润，体现了哲思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审美最高境界”。根据对禅宗哲学象征重要文本的分析，作者认为，无意于“建构”的禅宗，通过一系列的哲学象征，实实在在地“建构”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。禅宗在表达“不可说”的本心时，采取的不是定势语言，而是诗意的象征，由此形成禅宗表征本心的特殊的“能指”。从破译诗学意象入手来阐释禅宗哲学象征内蕴，也是研究禅宗哲学的一种方法。

三、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阐释体系

禅学三书中，对研究对象的融入式体证，与适应研究对象的阐释体系是并行不悖的。对“本心”、“本来面目”的追寻，是禅宗的终极关怀，也是禅学三书一以贯之的主线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根据对禅宗思想的理解，认为禅宗思想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：

本心论：揭示本心澄明、觉悟、圆满、超越的内涵与质性。

迷失论：揭示本心扰动、不觉、缺憾、执着的状况及缘由。

开悟论：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。

境界论：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。

其中，关于境界论，作者又认为有四个主要类型：一切现

成的现量境，能所俱泯的直觉境，涵容互摄的圆融境，随缘任运的日用境。这是从哲学内蕴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，从诗学象征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则是：触目菩提的现量境，水月相忘的直觉境，珠光交映的圆融境，饥餐困眠的日用境。

对禅宗思想体系的每一层面，作者又分别使用三组话语材料来加以阐说：大乘佛教经典话语、禅宗哲学象征话语、禅宗诗歌境界话语。“本心”、“迷失”、“开悟”、“境界”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禅宗的要义。对境界论的四个主要类型，作者也以翔实材料和客观的分析，说明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在的关联。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，又圆融互摄的阐释话语体系，开放而缜密。

由上可见，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，有着较强的开拓性、新创性，独辟蹊径，自成一家，是近年禅宗研究著作中令人耳目一新、不可多得的好书。

吴言生博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——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后，甘于淡泊，潜心治学。现在，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禅学三书，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禅学三书的出版，将为研究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可以预料，持之以恒，锲而不舍，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吴言生博士一定会以更加厚重的成果，为中国的禅学、诗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。

2001年4月1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

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

导 言

禅宗对大乘佛学精华广为汲取，于上堂说法、机锋应对之际，时时揭举大乘经典的话头，《楞伽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等，是禅宗特别推崇的经典。达摩以《楞伽经》传付慧可，弘忍以《金刚经》传付慧能，是众所周知的禅宗史实。考察禅宗典籍，可以发现，很多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佛教经典。如北宗禅的纲要性著作《大乘五方便》，即是依据《起信论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思益经》、《华严经》等，以问答形式，详述北宗禅之要谛；《楞伽师资记》中道信制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，在短短的篇幅中，即广引《楞伽经》、《文殊说般若经》、《普贤观经》、《大品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法句经》、《涅槃经》以证成其说；《坛经》的基本思想之形成，也是熔铸了大乘经典的精华而成。^①慧海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广泛征引《维摩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起信论》；宗密有感于禅宗与教下之冲突而作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，其鹄的在于解说禅教一致。书中融通禅教，多以《起信论》为依据，并依据《起信论》绘制出佛教哲学图表；延寿《万善同归集》主要内容是引用经论，以阐述众善皆归实相之旨。书中以问答体的形式，将诸宗教义体系化；延寿的

^① 参胡顺萍《六祖坛经思想之传承与影响》，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33期。释圣严《六祖坛经的思想》，《中华佛学学报》第3期。

《注心赋》主要依据《楞伽经》中“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”一语，以赋绝待灵知之一心，并引用诸经论自作注释，广泛征引《楞严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等诸经，以及《大智度论》、《肇论》、《释摩诃衍论》、《起信论》、《唯识论疏》等诸论；延寿编著《宗镜录》100卷，更是禅宗史上融汇禅教的巨制……可见禅宗对于佛教经典是非常重视的。虽然有的禅师宣称不依经典，事实上禅宗到处都在引经据典，禅宗的很多公案机锋都是借经文中的成句，或化用经文的意旨来展开。永明延寿即曾对那种不研究佛经的倾向提出了批评：“近代相承不看古教，唯专己见，不合圆诠。或称悟而意解情传，设得定而守愚暗证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43）

既然禅宗史上重视经典的事实如此，研究禅宗思想、禅悟思维、禅宗诗歌，就不可对其漠然置之。要真正讲禅宗，不离唯识、般若和华严。要讲禅宗的明心见性，就必须把唯识心的作用弄清楚，才能够真正彻底地明白见性的道理，弄清本来清净无染的心性，为什么会生起烦恼尘劳，这些烦恼有哪些类别，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将它们去除，以恢复澄明清纯的本心；要理解禅宗“不思善，不思恶”将一切二元对立的观念打成一片的禅髓，必须了解不二法门对禅宗的影响；要理解禅宗小大一如、时空圆融等开悟境界，必须理解华严哲学的圆融精神；禅宗旋立旋破，随说随扫，开悟之后，却了无所得，这些又深得金刚般若的精髓。探讨唯识、佛性、般若、华严思想对禅宗的影响，是研究禅宗思想的基本前提。

在探讨禅宗思想渊源时，笔者依据佛教禅宗思想体系进行论析。佛教禅宗的本心论揭示本心澄明、觉悟、圆满、超越的

内涵与质性，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、不觉、缺憾、执着的状况及缘由，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。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。其中，境界论又主要由现量境、直觉境、圆融境、日用境构成。从禅悟内蕴上来表述，就是一切现成的现量境，能所俱泯的直觉境，相涵互摄的圆融境，随缘任运的日用境；从诗学意象上来表述，就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，水月相忘的直觉境，珠光交映的圆融境，饥餐困眠的日用境。

本心、迷失、开悟、境界，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禅宗思想体系的全部内容。这里略举佛禅典籍中的有关记载作一印证。

其一，本心论。“是时其父还来归家，诸子饮毒，或失本心。”（《法华经·如来寿量品》）“狂心错乱，因见我故，还得本心。”（《涅槃经》卷26）“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”（《维摩经·弟子品》）“自见本心，自成佛道。”（《坛经·付嘱品》）参禅悟道，都是为了重现本心。从体上说，本心具有超越的特性。“但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往。”（《坛经·付嘱品》）“其心不青不黄，不赤不白，不长不短，不去不来，非垢非净，不生不灭，湛然寂，此是本心形相也。”（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卷上）

其二，迷失论。所谓迷失，即是迷失本心：“迷失本性。”（《佛所行赞》卷3）“闷乱荒迷失本心。”（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卷10）“动念三界成，迷失当时路。”（《庞居士语录》卷中）“一向迷本心，终朝役名利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807拾得诗）“故学道人迷自本心。”（《传心法要》）“迷即迷自家本心，悟即悟自家本性。”（《四家语录·马祖录》）“一切众生迷于真性，不达本心，种种妄想，不得正念，故即憎爱。以憎爱故，心器破坏，即受生死，诸苦

自现。”（《林间录》卷下引延寿语）禅宗还指出，“迷失”只是权且设立的对本心蒙受障蔽状态的称谓，实际上并无迷悟得失：“此性纵汝迷时亦不失，悟时亦不得，天真自性本无迷悟。”（《古尊宿》卷3《黄檗》）

其三，开悟论。佛教禅宗开悟论除了磨镜渐修的开悟法门外，最直截了当的是顿悟法门，对这种开悟法门，禅宗名之为“解脱”：“不假坐禅持戒律，超然解脱岂劳功。”（《庞居士语录》卷下）“唯有顿悟一门，即得解脱，云何为顿悟？答：顿者顿除妄念，悟者悟所得。”（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卷上）

其四，境界论。（一）触目菩提的现量境：“离离春草，分明漏泄天机。历历杜鹃，尽是普门境界。”（《黄龙四家录·晦堂心》）（二）水月相忘的直觉境：“野云倚山，家风闲淡。秋水著月，境界澄明。”（《宏智广录》卷6）“若到此境界，虽然见似不见，闻似不闻，说似不说，饥即吃饭，困即打眠，任他叶落花开，叶落时是秋，花开时是春，各各自有时节。”（《碧岩录》第88则）（三）珠光交映的圆融境：“华严现量境界，理事全真，初无假法，所以即一而万，了万为一，一复一，万复万，浩然莫穷，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，卷舒自在，无碍圆融。”（《罗湖野录》卷1）（四）饥餐困眠的日用境：“一切世间境界，是如来境界。”（《华严经》卷52）“信一切世间境界，是如来境界。古德云，入得世间出世无余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”（《大慧语录》卷24）佛禅旋立旋破，随说随扫，对境界又予以消解：“问：‘潭清月现是何人境界？’师曰：‘不干你事。’僧曰：‘相借问又何妨？’师曰：‘觅潭月不可得。’”（《传灯》卷21《南台诚》）之所以进行消解，是因为解脱的境界是不可言传的内证境界：“诸佛境界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离境界故。”（《大般若经》卷

567) “以有思惟心，测度如来圆觉境界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，终不能着。”（《圆觉经》）“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，佛乃自觉圣智之境界也。”（《大慧语录》卷19）

在本书所论及的十部大乘经论中，有三部著作的真伪在学术界曾引起热烈的讨论，它们分别是《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。迄今为止，关于这三书到底是印度原典，还是中国人的托名之作，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。本书对其真伪问题暂不作讨论，是考虑到这样的原因：不论这三部书中的一部或多部，是否是中国人的托名之作，在其成书之后，对禅宗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是确凿的事实。本书所要做的，就是客观地指出这一事实。

禅宗思想的重要载体是禅宗诗歌。禅宗诗歌是禅思（禅宗思想、禅悟思维、禅宗机锋公案）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，能传达深邃灵动的禅学感悟。因此，本书对禅宗诗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。

为了使随文注释简练，本书对一些书名作了简化，如《景德传灯录》简称《传灯》，《五灯会元》简称《五灯》，《古尊宿语录》简称《古尊宿》，《续古尊宿语录》简称《续古》，《禅宗颂古联珠通集》简称《颂古》等。在引用唐宋诗人作品时，也尽量遵循着简化的原则，对作品出处一般标以在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宋诗》中的卷数。关于本书引用各种资料的版本情况，可参看《禅宗诗歌境界》所附的《主要参考书目》。

探讨佛典与禅宗思想关系，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。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禅宗思想史著作，为笔者深入义海探骊得珠提供了可贵的借鉴。本书选取佛教经典与禅宗思想的关系作为切入点，具体地论析了佛教经典对禅宗思想的影响。笔者试图通过

这一工作，厘清禅宗思想、禅悟思维与传统经典的关系，以弥补对禅宗思想与佛教经典之联系注意不足的倾向，为禅宗思想的研究提供管见。限于学力，本书一定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，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正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领域，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。